

## 直观的形式与形式的直观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时空表象之统一性疑难的解决

靳 宝/文

**提 要：**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不仅将空间和时间称为“直观的形式”，而且在第二版演绎的一个注释里又将它们称为“形式的直观”，即被知性概念所规定的直观，但却把这种先天直观的统一性归属于空间和时间而非知性概念。康德学界对这个著名且费解的注释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以海德格尔的阐释为基础和视角，首先对“直观的形式”和“形式的直观”各自的意涵和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澄清，指出“形式的直观”以“直观的形式”为前提条件，后者使得前者成为可能；接着对时空表象所独具的统一性进行了解说，将之界定为“综合的统一性”，以区别于知性概念之“综合的统一性”；最后，文章结合海德格尔对“综合”概念的现象学阐释，对时空表象之统一性的来源进行了揭示，并对海德格尔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时空表象的统一性的真正来源并非先验想象力而是先验统觉，只不过是先验统觉的统一性借助于想象力的中介作用而在直观中的独特表现。

**关键词：**直观的形式；形式的直观；想象力；综合；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其先验哲学所制定的总课题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sup>①</sup>按照康德本人的看法，空间和时间作为先天的纯直观就是解决这个总课题所需要的构件之一，而且相比于纯粹概念，纯粹直观才是获得这种知识之首要和唯一的手段。作为纯粹直观，空间和时间在“先验感性论”中也被康德称作“直观的形式”（die Form der Anschauung），这两种纯形式先行于对象本身并在主体中具有先天的主观起源。值得注意的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先

<sup>①</sup> 本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以邓晓芒先生的译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为主，同时参考了德文本（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elix Meiner Verlag, 1998），引文按照国际惯例以文内注的方式注明A版和B版页码。

验演绎”的一个注释中，康德又特别谈到了空间和时间，将空间和时间称之为“形式的直观”（die formale Anschauung）。空间和时间之所以是“‘形式的’直观”，乃是因为它们之中包含着纯粹知性的规定性，它们是被知性及其概念（范畴、思维形式）所规定的直观，也就是“对象”意义上的纯粹直观。作为一种被规定的直观，作为一个“对象”，“形式的直观”无疑有别于作为直观活动之条件的“直观的形式”，而且它本身就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自然来源于自发性的知性思维。然而，康德并没有把“形式的直观”这种先天直观的统一性归之于知性概念，而是归之于空间和时间。围绕着“直观的形式”与“形式的直观”的区别以及时空表象的统一性问题，这个注释历来引起了康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但时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意见歧出。正是从这一注释出发，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将先验感性论消融到了先验逻辑之中，并将空间和时间归属于知性概念，从而更正、甚至废黜先验感性论。<sup>①</sup>这种过度的阐释奠定了正统康德研究的基本框架，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与马堡学派的康德阐释截然相反，海德格尔逆转了先验感性论与先验逻辑的关系，确立了先验感性论相对于先验逻辑的优先性，直观相对于概念的优先性，强调人的有限知识的本质在于直观而非概念，纯粹直观才是存在论知识（先天综合知识）的首要本质要素。在这一背景之下，重新审视海德格尔对这个注释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切中和弄清康德哲学中的某些疑难索问，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康德哲学，并从中可以引出一些富有教益的启示。

## —

这个著名且难解的注释出现在第二版先验演绎的第26节，康德在此明确处理了“直观的形式”与“形式的直观”之间的关联这个问题。这个注释明显指向了先验感性论，它在试图解释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已经得出的如下观点，即空间和时间不仅被先天地表象为感性直观的诸形式，而且被表象为包含着杂多的先天直观。同样地，它们只有在杂多得到统一的情况下才能被表象。针对这个观点，康德努力解释道：“空间作为对象（Gegenstand）被表象出来时（我们在几何学中实际上就需要这样做），就包含有比直观的单纯形式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把按照感性形式给出的杂多统摄（Zusammenfassung）在一个直观表象中，以致直观的形式（die Form der Anschauung）就只给出了单纯的杂多，而形式的直观（die formale Anschauung）却给出了表象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我在感性论中曾仅仅归之于感性，以便只注意到它是先行于一切概念的，虽然它是以某种综合为前提的，这综合不属于感官，但通过它，一切有关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才首次成为可能的。因为，既然空间和时间通过它（由于知性规定着感性）而首次作为直观（Anschauungen）被给予，那么这种先天直观的统一性就属于空间和时间，而不属于知性概念”。（B161）在这段注释中，

<sup>①</sup> Cf. Paul Natorp, *Die 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 Teubner, 1910, S. 276.

康德在“直观的形式”与“形式的直观”之间做出了一般的区分，这个区分丰富和拓展了时空作为直观表象的意涵，而且为研究者们对时空的“统一性”问题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而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并没有引入这个区分，从而导致了他的分析带有诸多模糊之处。

我们知道，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将空间和时间称之为“直观的形式”或“纯粹直观”。对于我们有限的人类来说，我们只具有感性直观，而不可能像无限的存在者即上帝一样具有智性直观，因而通过感性直观这种能力和方式，我们所表象的对象只能是“现象”（Erscheinung）而非自在之物。在先验感性论的语境中，空间和时间作为“直观的形式”具有双重的含义，它既可以指直观活动的形式，又可以指被直观的对象作为现象的形式。正是从“现象”出发，康德对“直观的形式”进行了解释，任何东西都具有质料和形式，两者共属一体，他把现象中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质料，而“把那种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够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A20/B34）称之为现象的形式。在康德看来，现象的质料只是后天被给予的，是由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所产生的感觉材料，而现象的形式却是先天被给予的，它先于质料就存在于主体（内心）之中，具有先天的主观起源。通过现象的形式或者感性直观的形式，现象的一切杂多在某种关系中得到了直观，进而得到了整理。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凭借传统的质料和形式这组概念，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直观的“形式”，而且阻碍了康德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他提示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康德本人对这组概念的解释，而在先验分析论的一个附录（标题为“由知性的经验性运用与先验的运用相混淆而引发的反思概念的歧义”）中，康德正式定义了这两个概念：“质料和形式。这是两个被作为其他一切反思的基础的概念，所以它们与知性的每一种运用都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质料意味着一般的可规定之物，形式意味着该物的规定（两者都是在先验的理解中，因为我们抽掉了被给予之物的一切区别以及它被给予的那种方式）。逻辑学家们以前把普遍的东西称之为质料，而把那种特殊的区别称之为形式。在每个判断中我们可以把那些给予的概念称之为判断的逻辑质料，而把概念借助于系词的关系称之为形式”。（A266/B322）

对康德而言，“质料”意指可规定的东西，“形式”意指进行规定的东西。既然空间和时间是直观的形式，而且是纯粹的形式，那么在直观现象及其所包含的杂多时，空间和时间就是进行规定的东西，但如何理解它们的这种先行规定？它们如何进行规定呢？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读，直观就是让主体和客体相照面，即让照面（Begegnlassen），而在直观性地让杂多来照面时，空间和时间就是先行进行规定的东西，这种先行规定就体现为空间和时间作为直观的基础，没有这两个先天的表象作为基础，我们就不可能进行直观，就永远不能形成杂多表象，这一点已经通过时空的“形而上学阐明”得到了说明和印证。至于空间和时间以何种方式起作用，如何进行先行的规定，对康德来说，空间和时间作为直观的“形式”、作为对现象及其杂多进行规定的东西，其规定作用被理解为“一”对于“多”的统摄，也就是将杂

多统摄在“一个”直观表象中，而海德格尔则强调的是，空间和时间具有统一性，并且是先于现象的杂多而作为“一”、作为整体原初地被给予的东西，它们是现象的一切杂多之所以有序或者无序的“何所在”（*Worinnen*）。由于康德将“直观的形式”称之为纯粹直观，以区别于经验性的直观或后天的感觉质料，所以海德格尔便将空间和时间的进行规定的方式解释为纯粹直观对于经验性直观之先行的引导和带领，它们作为感性直观的本质性的结构因素（形式因）在原初结构上规定着经验性的直观。进一步地，海德格尔认为，直观的“形式”作为进行规定的东西，作为被给予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被直观到，但不是通过经验性的直观，而是通过纯粹直观。虽然纯粹直观不是经验性的直观，不能直观作为现象的对象，但它毕竟有所直观、有所朝向，能够直观出某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纯粹的空间和时间。换言之，空间和时间不仅是“直观的形式”，是在直观活动中进行规定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本身同时是纯粹直观，更是纯粹直观中被直观到的东西。作为先天被直观到的“东西”（*Etwas*，“某物”），时空不是对象或现象，不能被对象化地理解和把握，而只能非对象性地被给予我们。<sup>①</sup>

除了“直观的形式”，康德在那个注释中还讨论了“形式的直观”，即被知性及其概念所规定的直观，对它来说，知性明显是构成性的。“直观的形式”与“形式的直观”都属于纯粹的直观，它们在纯粹直观层面反映的是未被规定的（无概念化的）直观与被规定的（概念化了的）直观之间的区分。在海德格尔看来，“形式的直观”使得空间和时间——作为非对象性地被给予的“东西”——首次成为了明确的对象，而“直观的形式”作为纯粹直观、作为统一的整体奠基着这种对象化，使得空间和时间成为了“对象”。因此，“形式的直观”以“直观的形式”为前提和条件，“直观的形式”使得“形式的直观”成为可能，要比后者更为源本，它不可以降格为“形式的直观”。鉴于康德曾将空间和时间称为“本源的表象”（而非“本源的直观”）（A32/B48，B40），海德格尔便将“直观的形式”与“形式的直观”的区别解释为“本源的表象”（*ursprüngliche Vorstellung*）与“派生的表象”（*abgeleitete Vorstellung*）之间的区别。<sup>②</sup>在康德那里，几何学就是先天地规定空间属性的一门科学，在几何学中，空间恰恰被表象为对象，被表象为客体。几何学就涉及“形式的直观”，而对空间的几何学的表象就是一种“形式的直观”，它指的是对相应于一个被给予的几何学概念（如三角形、圆形）的那个图形或形状的根本属性的直观表象。这样的表象是数学构造的产物，作为一个确定的复合物，它既需要直观的形式，又需要一个概念，通过这个概念，直观的形式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而得到了规定。因此，作为被知性形式或范畴所规定的直观，形式的直观不是本源的表象，即直观的形式，而是派生的表象。

既然“形式的直观”是被知性概念所规定的“直观的形式”或纯粹直观，是作

<sup>①②</sup> Cf.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Klostermann, 1977, S. 128; S. 132.

为“对象”的纯粹时空，那么，形式的直观便具有一种统一性，按照通常的理解，这种统一性无疑来自于知性概念，但令人困惑的是，康德并没有把形式直观的统一性归之于知性概念，而是归之于感性，归之于空间和时间。这是因为，“直观的形式”是“形式的直观”的前提，且两者都属于纯粹直观，只是后者派生于前者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形式直观”的统一性回溯至“直观形式”即时空的统一性，这种先天直观的统一性就属于空间和时间。不过，康德在注释中明确地断言，形式直观的统一性不仅先行于一切概念，也就是不属于知性，而且以某种综合为前提，但这种综合不属于感官，这便引发了“时空表象的统一性疑难”。所谓“时空表象的统一性疑难”是指：作为先天的纯粹直观，空间和时间是否具有统一性？如果有，它们具有何种统一性？与知性概念所具有的统一性有何不同？两种统一性的关系如何？据此前推，空间和时间的统一性是本源的么？如果不是，它又源于何处？

## 二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康德那里，空间和时间具有统一性（Einheit），这是毫无疑问的并可以得到多方面的确认（比如 A99，A177/B219，B229）。然而，研究者们根据康德在上述注释中说过的“直观的形式就只给出了单纯的杂多，而形式的直观却给出了表象的统一性”这句话，就断然否认空间和时间具有统一性，而仅仅承认知性概念具有统一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读，“直观的形式只给出了单纯的杂多”，这句并不能理解为这儿没有任何统一性似的，相反，直观的形式本身就具有某种统一性，它在其本源的、统一的整体性中给出了杂多，因而使得杂多表象也具有了统一性。而杂多之所以是“单纯的”，只是因为杂多作为统一的整体性还没有经受任何知性的规定，并且还无需、但容许知性的规定。相应地，形式的直观，即被思维形式或范畴所规定的直观所给出的统一性，并不是一种添加给无统一性的杂多的统一性，毋宁说，这种统一性只有基于直观形式的统一性才是可能的。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在先验感性论中，特别是在空间和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中，康德并没有直接地和正式地提供出对时空的“统一性”的论证，而只是提供了对时空的“惟一性”（Einigkeit）论证，即证明时空不是推论性的概念或普遍的概念，而是主观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或纯粹直观。

康德认为，时空和概念虽然都是主体的认识形式，但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就时空而言，我们只能表象一个惟一（einig）的时空，它们作为整体先行于它们的各部分（“多”），只有在惟一的无所不包的时空中，我们才能设想时空的各部分或诸要素。所以，时空本质上是惟一的，是“一”，它们的各部分只是对同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时空的分割和限制；与之相反，就概念的构成而言，它们总是先有部分，后有整体，部分先行于整体，由部分构成整体，由“多”聚合为“一”，部分与整体处于逻辑学的种属关系之中，并可以通过种属关系来进行表达和推论。作为整体，时空是单一的（einzig）东西，是个体的（singulare）东西，而不是概念意义上的普

遍者，不是一种属或者集合。依照康德，“只能通过惟一的（*einzig*）对象被给予的表象就是直观”（A32/B47），而作为惟一的、单一的整体，时空就其自身只能通过纯粹直观而被给予，因而它们就是直观，并且是纯粹直观。反过来说，作为个体表象（*repraesentatio singularis*），直观所表象的是个体，表象的是具有惟一性的对象，时空恰恰具有“惟一性”，因而它们可以通过纯粹直观而被表象，但它们决不能被表象为对象，因为它们先于对象并且是对象的可能性条件，而是被表象为一个预先被给予的“东西”。实际上，通过康德对时空“惟一性”的论证，我们已经大体上理解了时空的“统一性”，并且将之与概念的统一性区分开来。就此而言，我们确实可以把时空的“惟一性”理解为它们的“统一性”之一种独特和本源的显示方式，这种统一性不是“多”事后整合为“一”的产物，而是“一”在“多”之前、整体在部分之前就其自身来说是惟一的。

在时空的“统一性”到底是何种统一性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解释。既然康德在注释中明确地表示，形式直观的统一性归属于时空，且先行于任何概念而不属于知性概念，那便说明，时空的统一性（直观的统一性）不同于知性概念的统一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全新的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统一性预设了某种综合，但这种综合既不属于感官或感性，也可以理解为不属于自发性的知性，海德格尔暗示性地提到了想象力。据此，他便从“综合”概念出发来解释时空的统一性，并且在感性和知性之外的第三种能力中寻觅其源头。从词源学的角度看，“综合”（*Synthesis*）一词，其本意为“一起设立”“一同安放/安置”和“一起把握”，指的是将各种不同的东西设立在一起，即“一起设立”（*Zusammen-setzung*）。在海德格尔看来，“综合”这个术语的含义模糊不清，它既可以赋予知性，用来描述自发性的知性的逻辑行动（比较、反思和抽象），又可以赋予纯粹直观，用来指示和解说时空的“统一”特性，当然他认为康德经常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当“综合”赋予了纯粹直观，它就被理解为“一起观看”（*Zusammenschauen*），而这恰恰意指的就是康德哲学中的“概观”（*Synopsis*，或译为“综观”）：“如果我由于感官在其直观中包含杂多性，就把一种概观赋予感官，那就任何时候都有某种综合与这个概观相应，而接受性只有与自发性相联结才能使知识成为可能”。（A97）我们一旦把“概观”赋予接受性的感性，与之相应，就会把“综合”赋予自发性的知性思维。按照康德的观点，感官只是心灵的一种能力或才能，内心首先通过感官对杂多进行先天地概观，然后通过其他能力（想象力和统觉）才能将杂多构成为一个确定的知识对象，但何谓感官的“概观”，康德却语焉而不详。

与之相对，为了突出感性或直观的“给予”功能，海德格尔将“概观”解释为纯粹直观（“让照面”）的一种本源的“一起给予”（*Zusammengeben*）：“从一种统一性出发让一起（*das Zusammen*）来照面。这种先行地已经从统一性出发的让照面，比任何一种把事先分散的东西事后进行整合都更为本源地整合在一起。纯粹直观是一种对时空的纯粹杂多性之先行统一的一起给予，在它之中有着一种本源的一起

(ursprüngliches Zusammen), 它的统一性不是分散东西的联结, 不是综合。”<sup>①</sup>“概观”就是从时空的统一性出发让时空中的纯粹杂多作为整体而给予出来, 但这个词在海德格尔看来还是容易产生误解, 因为它似乎暗示了, 只有当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观看杂多之后, 它们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给予出来, 但整体恰恰先于部分、“一”先于“多”, 且要比后者更为根本和原始。由此, 海德格尔生造了另一个词“Syndosis”, 即“综予”, 来代替康德的“概观”。当我们说作为纯粹直观的时空是综予性的, 这意味着时空从作为整体的统一性出发, 把杂多作为“本源的一起”给予出来。需注意的是, 通过纯粹直观及其“概观”或“综予”, 现象的一切杂多不仅被给予出来了, 而且时空作为纯粹的被直观者或被直观到的“东西”也一道被给予出来了。<sup>②</sup>于是, 海德格尔将纯粹时空的统一性称之为“综予的统一性”, 以有别于知性概念的“综合的统一性”, 即由“多”事后整合为“一”的模式所形成的那种统一性。对于康德来说, 同样作为表象, 但直观不同于且先于概念或思维, 概念无内容则空, 所以海德格尔主张, 纯粹时空的“综予的统一性”不属于纯粹知性概念的“综合的统一性”, 相反, “综合的统一性”以“综予的统一性”为前提。实质上, 形式直观的统一性关涉的是直观(时空)的统一性和知性概念的统一性的关系问题, 既然直观是概念的前提和准备, 所以时空的“综予的统一性”是知性概念的“综合的统一性”的前提。这就表明, 在几何学中, 在对空间的“形式的直观”中, 纯粹知性要将纯粹空间这个原本非对象性被给予的“东西”规定为可对象性把握的“对象”, 将空间关系中的纯粹杂多限制性地统一为各种确定的空间形象, 它必须以纯粹直观或直观形式本身所拥有的这种“综予的统一性”为基础。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康德在上述那个费解的注释中将“形式直观”这种先天直观的统一性归属于空间和时间, 而没有归属于知性概念。

总之, 从“综合”到“概观”再到“综予”, 从“综予的统一性”到“综合的统一性”, 海德格尔强调的是“直观的形式”的基础地位和根本意义。通过第二版演绎的注释, 我们可以看到, 先验感性论既没有被更正, 更没有被废黜, 它甚至比以

<sup>①</sup>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Klostermann, 1977, S. 134.

<sup>②</sup> 在时空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中, 康德论证了时空的“无限性”(Unendlichkeit), 这已经涉及到了时空的被给予性问题。不过, 时空不是作为直观的对象而被给予的, 而是被表象为一个“无限被给予的量”, 可以说, 时空是作为无限的“量”而被给予的。在海德格尔看来, 所谓的“量”(Größe, 或译为“大小”)其实意指“大小性”(Größeheit), 时空作为“大小性”是使得确定的大大小小(如个别时空)成为可能的那种东西, 它们自身却无法限定, 没有确定的大小。康德使用拉丁语术语“Quantum”(定量)来表达时空的这种性质, 并且与“Quantität”(量, 数量)区分开来, 后者保留给了知性范畴。时空是“无限的量”, 是作为这样那样大小东西的可能性条件并且对之进行奠基, 它们作为统一的整体在部分之前, 将无限数量的表象包含于“其中”, 因而与各种确定的、具体的时空部分有着根本的差异, 因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读, “无限的”这一术语只是表达了这一点, 他将这种差异解释为“本质性的、存在论上的一形而上学上的差异(wesenhaft, ontologisch-metaphysisch anderes)”, 可参见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Klostermann, 1977, S. 121.

前更为明确地取得了其源始的权利。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认了时空包含一种统一性，即“综予的统一性”，并且对这种统一性与知性概念所具有“综合的统一性”的关系进行了澄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时空的这种统一性何来？其来源何在？

### 三

在关于时空表象之“统一性的来源”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与正统的康德研究者的观点有明显的分歧和冲突。按照康德学界普遍的看法，尽管时空的统一性不同于知性概念的统一性，但两种统一性毕竟是同一的（并不意味着相同），它们最终皆来自先验统觉。<sup>①</sup> 时空表象所包含的统一性和知性概念之综合的统一性，只不过是先验统觉的统一性在直观和概念中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读，时空表象所包含的统一性是一种“综予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预设了某种既不属于感性又不属于知性的“综合”。鉴于时空的“统一”特性与“综合”概念密切相关，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对“综合”概念的现象学阐释，来解决时空表象之统一性的来源。在他看来，在“综合”这个标题下，康德总括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现象，但他没有充分地将它们彼此区别开来，更没有考虑到它们同出于一源。质言之，“综合”就是“统一”，且标志着“统一”的三种本质性的形式：（1）“综合”作为直观的统一或综予的统一，即作为本源的整体性之合一性的统一性；（2）“综合”作为思维的统一或综合的统一，即作为可能判断中的范畴意义上的概念的统一性；（3）“综合”作为直观与思维的统一，即作为综予和综合的统一，它构成了纯粹知识的“本质统一性”。<sup>②</sup> 就“综合”的来源而言，虽然康德在那个注释和整段正文中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但很显然，这种“综合”是先验想象力的行动及结果，它源出于先验想象力，指的是想象力的先验综合，这种先验的综合在第二版中被康德称为“形象的综合”（*synthesis speciosa*），而不同于单凭知性所作出的“智性的综合”（*synthesis intellectualis*）。按照康德的观点，想象力的先验综合就是知性对感性的作用和规定，它是感性直观的杂多能够获得统一性的手段，因而也是空间和时间能够被我们所表象的手段。

众所周知，在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中，他力图通过“为形而上学奠基”这一主题来阐释康德的第一批判，并由此展开一种“基础存在论”的理念。而为形而上学进行奠基所取得的最富创见性也最具争议性的成果为：通过将先验想象力解释为感性与知性、直观（时间）与概念（统觉）的“共同根”，从而将先天综合知识（存在论知识）和作为人的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之可能性的根基确立为先验想象力；通

<sup>①</sup> Cf. H. J. Paton, *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 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volume on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0, p. 540; 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3 - 177.

<sup>②</sup> Cf.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Klostermann, 1977, S. 138, S. 266.

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彻底的重新奠基和重新揭示，康德哲学不仅宣告了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精神、逻各斯、理性）的破灭，而且指向了“此在的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sup>①</sup>，这种“此在的形而上学”以一种先于一切哲学人类学或文化哲学的方式，提出了“人是什么”的问题。既然先验想象力被海德格尔解释为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那么，先验想象力就能够对感性与知性、直观与思维进行统一或综合，并且赋予它们各自不同的统一性，时空表象之综予的统一性和知性概念之综合的统一性便皆来源于先验想象力。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时间与统觉（我思）之间建立起决定性的联系（自同性），这是康德哲学的最终旨归。由此，我们可以从先验想象力与两者的关系来阐述海德格尔对康德时空表象之“统一性疑难”的解决。

首先，就先验想象力与纯粹直观的关系而言，海德格尔的论证策略是从纯粹直观中被直观到的东西所具有的特征入手，从而证明认为纯粹直观的根基和源头就是先验想象力，其综予的统一性也就源自于先验想象力。在纯粹直观中究竟直观出什么东西呢？海德格尔注意到，康德在“先验分析论”的结尾处曾明确地断言：“没有实体的单纯直观形式本身并不是对象，而只是对象（作为现象）的形式条件，如纯粹空间和纯粹时间（ens imaginarium），它们虽然作为进行直观的形式而是某物（Etwas），但本身绝不是被直观的对象”。（A291/B347）作为在纯粹直观中被直观到的“东西”或“某物”，纯粹空间和纯粹时间不是被直观的对象，而是“ens imaginarium”，即“想象的东西”。因此，纯粹空间和纯粹时间包含有想象的特征，在其本质根基处它们就是纯粹的想象力。海德格尔将空间和时间解释为“想象的东西”，这对于理解康德的时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也符合康德本人的观点，因为早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他就将空间和时间解说为“想象的东西”，并将它们确立为可感世界的两个无条件的首要形式原则。<sup>②</sup>

纯粹空间和纯粹时间是某种“东西”，更确切地说，是“想象的东西”，但绝对不是“对象”。既然它们不是对象，就不能被对象性地把握，而对康德来说无法对象性地把握的“东西”就是“无”（das Nichts）。由此，康德将“想象的东西”看作是“无”，并且将它归入“无”的四种可能的形式之下。<sup>③</sup>当然，这种“无”不能理解为否定、取消和剥夺，更不能理解为虚无和一无所有，毋宁说，“无”乃是一种可能性，它使得存在者向人敞开出来并成为面向人而立的对象，就是说，“无”是一切对象之所以能够被给予我们的条件和境域。按照康德的说法，纯粹直观作为直观的形式是“无物的直观（Anschauungen ohne Dinge）”或“没有对象的空虚直观（Leere

① 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7页。

② 参见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李秋零译，载于《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12页。

③ 除了“想象的东西”（没有对象的空虚直观），康德还将“理论的东西”（没有对象的空虚概念）、“缺乏性的无”（一个概念的空虚对象）和“否定性的无”（没有概念的空虚对象）也理解为无，而对无的这四种形式的划分是按照知性范畴的秩序和指示来完成的（B348/A292）。国内学界对康德四种“无”的研究，可参见杨云飞：《有无之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无的概念表探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

Anschauung)”(A291/B348),但对海德格尔来说,纯粹直观仍然有所直观,仍然拥有其直观到的“东西”。空间和时间作为纯粹直观中被直观到的“东西”,即“想象的东西”,它们无疑不是现实之物,不是在知觉中可通达的对象,而是“共存(des Beisammenseins)的某种单纯可能性的表象”。(A374)正是看到了空间和时间是“想象的东西”,海德格尔便将空间和时间建基于先验想象力之上,并将其所特有的综予的统一性的来源确定为先验想象力。在他看来,马堡学派试图将空间和时间把握为逻辑上的纯粹知性概念或范畴,并将先验感性论消解归并到先验逻辑之中,这样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

其次,就先验想象力与先验统觉的关系而言,海德格尔将先验想象力确立为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将直观表象和概念表象的统一性全都归于先验想象力,他必然要面对先验想象力与先验统觉的关系问题。在海德格尔所倚重的第一版演绎中,康德提到了这句让海德格尔兴趣盎然的话:“想象力的纯粹的(生产性的)综合的必然统一这条原则先于统觉而成了一切知识、特别是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基础”。(A118)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想象力的纯粹综合“先于”统觉是所有知识的可能性基础,这里的“先于”(Vor)显然意味着在奠基次序上想象力相对于先验统觉具有一种优先地位。由此,先验统觉不再是本源的东西,本源的东西反而是先验想象力,先验统觉甚至也要像感性一样建基于先验想象力的纯粹综合之上。正是由于先验统觉的统一性建基于先验想象力的纯粹综合之上,它所拥有的统一性才是综合的统一性。换句话说,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性是先验想象力的纯粹综合之先验的统一性。<sup>①</sup>然而,想象力的纯粹综合“先于”统觉这个论点,只是康德列出的两种可能性的选择之一: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性要么以先验想象力的纯粹综合为前提,要么包含着它。所谓“先于”统觉,仅仅意味着统觉以想象力的纯粹综合或综合统一为前提,奠基在后者之上。如果说第一版的先验演绎展现的是第一种可能性,那么第二版的先验演绎展示的则是第二种可能性,即先验统觉包含着先验想象力的纯粹综合。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而他本人偏爱第一版演绎,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是非常清楚的,但想象力如何被包含在先验统觉之中,这不可能在现象学上得到证明,康德也没有指出这一点。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康德在不同语境中多次使用“先于”一词,比如用它来说明直观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直观乃是能够“先于”一切思维而被给予的表象,但这个论断并不意味着直观作为思维的前提是可以独立于思维的东西、甚至是本源的东西。在康德看来,直观与思维都是知识的要素,它们任何一方都不能优先于另一方,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要求,它们只有通力合作才能产生出知识。这样看来,想象力及其纯粹综合“先于”统觉,后者以前者为前提,这绝不意味着想象力可以脱离统觉而单独存在,并且是比统觉更为本源的东西。而且,即使统觉以想象力的

<sup>①</sup> Cf.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Klostermann, 1977, S. 411.

纯粹综合为前提，它也可以包含这样一种综合，所谓的“前提”和“包含”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康德在两者之间并没有选择上的困难和踌躇。知识的基础固然是由想象力和统觉共同构成的，但是为一切知识奠定基础的想象力，也要依赖于先验统觉，并奠基与后者之上，“对诸表象的综合是基于想象力，但想象力的综合统一则基于统觉的统一”。(A155/B194) 无论如何，在康德那里，先验统觉是一切表象（尤指直观表象）的统一性的来源，是一切知识得以可能的本源的先验条件或最终的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两版演绎所共同承认和肯定的，只不过相比于第一版，第二版演绎阐述得更加深入和清晰。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其实有清醒的意识，但他的康德阐释的核心任务是赋予先验想象力比先验统觉更本源的地位，并将先验想象力阐释为本源的时间（时间性），从而将康德的批判哲学和他自己的此在的基础存在论加以沟通和调和，最终使得“存在与时间”这个议题成为康德哲学的主题。因此，在面对想象力（综合）和统觉（统一）的关系时，海德格尔刻意地通过对“综合”概念的独特阐释，将想象力和统觉混同为同一个东西，并将后者归摄于前者之下。<sup>①</sup>

在康德看来，空间和时间不能被单独地表象（知觉）出来，它们只有在我们对感性直观的杂多进行综合的时候才能一道被表象出来，虽然想象力的综合机能对于时空（包括对“形式的直观”）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纯粹综合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必须按照知性概念，以统觉的先天的综合统一性为基础。因此，只有通过先验统觉的统一性才可能有时空表象的统一性，时空表象的统一性即“综合的统一性”的真正来源只能是先验统觉，只不过是先验统觉的统一性借助于先验想象力的作用而在直观中的独特表现罢了。但是，先验想象力作为中介和桥梁如何将直观杂多与先验统觉这个本源的“一”必然地联结（综合、统一）起来的，这一点仍然显得非常神秘，正如康德所言，这是“在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它的真实操作方式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很难从大自然那里猜测到、并将其毫无遮蔽地展示在眼前”。(A141/B181) 当然，这就涉及到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了，已经超出本文所讨论的主题了，需另行撰文予以探讨。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毛    竹）

<sup>①</sup> Cf. 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Klostermann, 1991, S. 197.